2021年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落幕，参赛作品数量创历史之最——

穿越百年沧桑巨变，展现“小人物”大情怀

市民文化节 2021 SHANGHAI CITIZENS ART FESTIVAL 上海市民文化节

本报讯（记者**李婷**）昨晚，2021年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在上海星舞台落下帷幕。六天时间，172个群文原创作品轮番登场，包括建党百年、时代变迁、社会民生等热点话题，被群文创作者以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形式搬上舞台。今年参赛的节目数量达历史之最，作品“上接天线、下接地气”，反映了各行各业、不同群体的生活。

作为沪上群文创作一年一度的“检阅”，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活动至今已经连续举办25年。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以此为主题涌现了一大批群文新作。比如，群舞《红·引》讲述了青年们在红色精神引领下前赴后继寻找真理的故事。男声组合《太阳从这里升起》以中共一大会址为题材，用男声组合的演唱形式，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打击乐重奏《东方的号角》展现了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努力拼搏、共同创建美好家园的昂扬精神。小品《我记得你，你就活着》通过同龄的两个人穿越时空的碰撞，颂扬当年为了伟大信念而牺牲的党员战士。沪书《觉醒者》讲述了国歌从上海传播到全国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展演作品中有仰望的革命先烈的故事，也有活跃在基层的党员群众的故事。群舞《装台》将目光聚焦到一群为建党百年演出搭建舞台的幕后装台人员身上，他们搬举扛抬、爬上爬下，挥汗如雨地装台，只为呈现完美的演出，展现了群文人昂扬的精神面貌。男女声二重唱《照片里的你》为保家卫国的戍边战士而写。戏剧小品《昆仑山下的坚守》讲述了上海知青远赴新疆服务少数民族群众的故事。音乐剧《一生心译》描绘了青年学子投身马列主义经典译介工程的人生之路。上海说唱《云端砺剑》讲述当代试飞员用生命保住数据完成技术突破的故事。

“平凡中见伟大，‘小人物’大情怀。”本次展评展演的舞蹈评委、国家一级导演魏芙如是感叹。她关注上海群文创作多年，发现上海市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不仅是群文创作的风向标，也是孵化群文新人的重要平台，激发了许多年轻人的创作激情。以舞蹈门类为例，顾风庆、裘思凡、胡蕴琪、李晶晶等人已“突围”，而更多的新人王靓或、康洁丽、周何等也活跃在群文创作舞台。此次展评展演中，参与《云·海情》创作的孙滢、参与《为你撑起一片蓝天》创作的王龙、参与《装台》创作的沈贵泽等，他们既编且演，形成新人新作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音乐、戏剧和曲艺等门类呈现出同样的特色，王晓宁、俞志清、徐开麟、谈敬德等老一辈群文创作者依然在耕耘路上，年轻一代如王媛慧、安川、薛晓、刘晓耕、周檬奇等已迅速跟上来，形成群文创作新生代。其中最耀眼的当属作曲者孙彬彬和编剧杨迥，他们几乎年年有佳作，并曾以器乐重奏《和·鸣》、小品《亲！还在吗》斩获群众文艺领域政府最高奖——群星奖。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越来越多学院派年轻人加入到群文创作中来，群文特色应该成为新的关注点。群文作品要比专业作品更接地气，而从什么角度去反映百姓的生活和所思所想，是年轻的创作人员需要不断学习的。

“2021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十周年庆典”成功演出，打造绿色、亲民的上海文化品牌

十年风雨初心不变，辰山草坪传来新时代版《长征组歌》

■本报记者 **姜方**

在经历风雨后的昨晚，著名作曲家吕其明管弦乐序曲《红旗颂》恢弘的声响，与穿着彩色雨衣的听众，交织出爱乐之城的动人画面。作为2021年上海广播节的系列活动之一，这个周末，“2021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十周年庆典”在上海辰山植物园奏响。无论晴雨，十年来这个绿色、亲民的上海文化品牌初心不变，年年准时赴约的听众热情不减。

从2018年至2021年，热爱摄影的市民陈玉麟每年都来音乐节，他不仅拍下美妙的画面，也留下美好的记忆。“这个季节上海时常下雨，主办方应对下雨的预案做得很好。听众们井然有序地穿上雨衣聆听音乐，别有一番风味。”演出渐入佳境，雨也慢慢停了。记者看到好多孩子们脸上都挂着笑容，凝神倾听……作为大自然中的古典音乐盛会，天气原因让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每年多了一些“不确定”，而优秀艺术家、高素质的听众与主办方每次都能把这份“不确定”安心化解，一起书写出这座城市艺术与生活完美交融的新篇章。

“2021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十周年庆典”上，上海音乐学院演绎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主办方供图）

越是风大雨急，越能体现大家演唱时的澎湃初心

上海音乐学院新时代版《长征组歌》昨天献演，除了保留《长征组歌》首演时的“群星版”最佳阵容，在多媒体内容、主视觉设计、朗诵嘉宾、合唱团配置等方面升级优化，诗歌朗诵部分特邀曹可凡等主持人携手12位来自中共一大纪念馆和遵义、西柏坡、瑞金等纪念馆的讲解员联合担任。台上，上海音乐学院青年合唱团、长三角区域音乐教育与艺术产业发展联盟合唱团组成近200人阵容的合唱团，声音嘹亮、场面恢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5周年。音乐会以《红旗颂》开场，雨势稍歇，新时代版《长征组歌》开演。值得一提的是，昨天下午彩排时，植物园内还是大风大雨，廖昌永说，“风雨侵衣骨更硬”正是《长征组歌》中的一句歌词，体现着音乐家们的澎湃初心。“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舞台不分大小，无论是室内殿堂、户外场地还是田间地头，我们都会用心去唱。”

指挥家余隆前晚携上海交响乐团以“浪漫法兰西之夜”为主题，呈现一场户外音乐会。为纪念法国作曲家圣-桑逝世100周年，上交大提琴首席朱琳带来著名的《a小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2012年，指挥家余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为首届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拉开序幕。十年后，原班人马再度回归。在这十年里，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的组织规模及质量不仅得到了国际来访名家名团的肯定，还通过欧广联在海外播出，中国制造、上海出品的音乐力量已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亮丽风景。

从艺术游园到短驳车接送，贴心服务赋能都市品质生活

连续第十年与申城爱乐者相约的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以演出、出游、文创相结合的形式丰富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比如“爱的照相馆·十周年特别版”活动以植物园的奇花异草为天然背景，专业摄影师为游客们拍下合影。

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作为国内售票体量最大的户外古典音乐节，独特的游园体验设计、有趣的衍生产品与细节之处的精益求精，使这个可以“玩上一整天”的音乐节的影响力，在十年间逐渐辐射至长三角乃至全国，不少城市正在借鉴它的举办经验。每年五月相约辰山植物园，一起“赏花，品乐，乐享人生”，已成为很多市民游客心中最有仪式感的事情之一。

就职于绿地万豪酒店工程部的陈玉麟，现在拥有一个新身份——辰山草地广播音乐节的现场摄影师。2016年，陈玉麟从星期广播音乐会节目得知了这个音乐节，并开启他的初次旅程。“我家住在市区，一开始还担心来这儿不方便，可主办方提供公交短驳车接送，打消了我的顾虑。”从短驳车接送到演出结束后整洁的座位席，点滴细节高度体现出上海的文明程度。生活在这座人民城市中的人民，很幸福也很安心。

上海京剧院『六年磨一剑』打造，《换人间》登台上音歌剧院

刘和平点赞：『崇高就是要这样理直气壮地表现』

■本报记者 **王筱丽**

“20多年没做舞台剧，这次有回家的感觉，原来无法想象这部电视剧可以站上舞台，我有一种感觉，这个戏可以成为精品。”在上海京剧院现代京剧《换人间》首演后，著名编剧刘和平在舞台上对演员们感慨道。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创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季”，《换人间》根据刘和平作品《北平无战事》改编，日前在上音歌剧院揭开面纱。

“几曾迷雾遮望眼，几曾前路茫茫然。如今那喷薄红日终出现，古老中华换人间。”随着最后一句唱词落下，主角们坚定的信仰和不畏牺牲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台下的观众。《换人间》由上海京剧院“六年磨一剑”打造，剧本数易其稿，以1948年至1949年间的北平为背景，讲述了在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北平城内，中共地下党员方孟敖、谢培东、程小云等为了古城的和平解放，为了人民的幸福与安宁，舍生忘死与敌人周旋的故事。

“崇高就是要这样理直气壮地表现，整个舞台呈现，尤其是表现崇高的部分，我发现所有的观众都由衷地感动。”看完演出，刘和平对记者说，“舞台版本融入了更多新的视听元素，从舞美、音乐到表演，我看了都很欣喜。我写原著的时候是2014年，现在是2021年，今天大家的观念有了更加坚定的认识，就是‘换人间’，我们都觉得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很幸福。”

剧中饰演“方孟敖”一角的傅希如坦言携新作品亮相难免有些紧张。在他看来，这部剧不仅能让戏迷欣赏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声腔艺术，还可以看到传统京剧的舞蹈美、程式美和夸张美。看过电视剧《北平无战事》的观众不难发现，剧中女性角色“程小云”在舞台版本中有较大的调整，她转化为剧中一位至关重要的“潜伏者”，成为幕后推进事件发展的灵魂人物。在第七段中，编剧特地为她写了整整44句的五字句唱词，在京剧舞台上较为罕见，不仅对演员的演唱提出了高要求，也起到了烘托全剧气氛的作用。

如何在发扬京剧传统魅力的同时融入现代审美格局是主创们关注的重点之一。据导演曹其敬介绍，全剧的“唱”遵循京剧各流派风格，“念”注重节奏感和韵律感，“做”借鉴了话剧的表演方法，重点展现出人物情感获得过程。第四场“车站夺粮”采取了京剧传统的开打技巧；第六场方孟敖带领飞行大队队员雪夜寻人，结合剧情氛围展示了京剧传统身段；第七场“离别”中采用了交响乐与京胡共同伴奏的“霸王别姬”表演，以传统方式传递现代人的情感。

《白蛇传·情》从戏曲中开拓新的“吸引力电影”

■本报记者 **柳青**

粤剧电影《白蛇传·情》的排片不多，这不意外。近年虽陆续有戏曲经典剧目拍成3D电影，它们的意义更多在于对优质剧目和表演的保存。戏曲片不复有1940、1950年代万人空巷的号召力，行业也默认有限的放映和传播度，把这种特殊的类型片当作传承传统的容器——戏曲片中，戏曲先于电影存在。

《白蛇传·情》是一部不太规矩的戏曲电影。它无法得到太多的排片是可惜的，因为它本有可能扭转不明所以的当代观众对戏曲电影的隔膜。它的趣味不在于小心翼翼地维护粤剧的“本体”，导演很有勇气地卸下包袱，用视听思路重组粤剧的音乐、演唱和身段表演的元素，以粤剧为原料制造视听奇观，靠着有限的预算，因陋就简却很有活力地开拓出一种别样的“吸引力电影”。

重返经典文本，延续田汉当年对京剧文本的改良

《白蛇传·情》没有按照叙事电影常规的三幕剧格局安排情节，而是遵循中国传统戏剧的回目结构，《游湖》《端阳》《盗草》《水斗》《断桥》和尾声，基本是精华折子串演的形式。它不“新”，没有哪个角色遭遇颠覆式的呈现；但它不“旧”，并不雷同于明话本《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或清传奇《雷峰塔》。影片的高光时刻是许仙感悟到“人若无情不如妖，妖有真情胜于人”，这个精神内核显然不同于《警世通言》里那个带着厌女和妖邪色彩、富有浓厚规训味道的故事。这句感人至深的“真情纯爱”口号，无关传统戏，来自于田汉改编的《白蛇传》。

这部电影剧作和田汉编剧的京剧《白蛇传》相似，是可理解的，毕竟1955年定稿的“田汉本”后来成为了很多地方戏的蓝本。这个版本的意趣在于“亦旧亦新”，既不颠覆，也不泥古，对传统文本进行艺术提纯，而非改头换面的改写。很多时候，“旧”故事里是流动着保守甚或残酷的观念，但是，彻底抛弃传统文本的多义结构，天马行空的“故事新编”也未必自洽。围绕着“白娘子”的各种演绎，小说《青蛇》否定爱情，否定许仙，这种写法本质上把白娘子也否定了；动画电影《白蛇：缘起》掐灭了许仙性格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懦弱，他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过，这就丧失了悲剧的合理性。《白蛇传·情》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田汉当年对京剧文本的改良，白娘子和许仙都被“纯化”，白娘子不是缠人的妖女，许仙不是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两个善良的个体之间缔结了真情，这是对“人情”“人性”和“人”的再发现，浪漫主义的诗取代了存天理灭人欲的“警世”寓言。

电影和戏曲之间“实”和“虚”的顽固矛盾一步步在淡化

“白蛇传”的故事被默认发生在南宋的临安（杭州），《白蛇传·情》把这个时空背景淡化、架空了。白娘子和许仙湖边初遇，春色微雨，山水空蒙，这可以是三月的西湖，也可以是任何一片毓秀的湖景。许仙没有姐姐和姐夫，他成了天地之间的孤儿。年轻书生和精怪女子的一见钟情，这故事本来就够奇幻，电影的处理是进一步的“去人间化”。完全略过许仙婚前的生活，婚后他和妻子住在与世隔绝的地方，观众没有机会看到他们和世俗生活的交集，除了小青在端午节当天悄悄抱怨“街上有太多艾叶和雄黄酒”。小青盗库银和白娘子协助许仙开药店的段落被略去，这控制了电影的时长，让情节凝练集中，但进一步，这种安排非常彻底地切割了主角和外部世界的交集，消除闲杂人等，白娘子、许仙、小青、法海成了被约束在结界里的人，被抽离于世俗。日常的情境不复存在，现实退场了。

这电影的影像构成也是架空的。湖光山色似实还虚，山水实景画面做了水墨化的特效，亭台轩窗的内景是工笔化的，物质世界的质感消退，视觉表达的体系和叙事背景一起被架空。这和舞台上的虚景片子又不一样，舞台的“虚”是基于无实物的写意，而电影是以写实为前提的架空。粤剧的唱做和实景虚做的背景结合成自洽的整体，戏曲的假定性表演并不显得突兀。于是，电影和戏曲之间顽固的“实”和“虚”的矛盾淡化了。

长久以来，戏曲电影的“棘手”在于戏曲和电影是两个宇宙，电影追求物理层面再造世界，是“实在”的，戏曲表演的底色是假定性和虚拟性。中国戏曲电影的悠久传统是用活动的影像记录戏曲演出，1905年，一架摄影机拍摄谭鑫培在一块白布前表演《定军山》，这部中国最早的电影，“电影”是配角，是容纳谭鑫培表演的容器。1948年，费穆和梅兰芳合作《生死恨》，很慎重地采取“拍摄舞台演出”的策略，可以看作是领先欧洲60年的现场演出live录制，镜头左右平移的运动方式、演员的出画入画、剪辑点的安排，严丝合缝地循着演员的表演路径，影片的视角是想象“坐在观众席最理想的位置看梅兰芳的表演”。1949年以后的17年间，中国戏曲电影迎来群星璀璨的黄金时代，戏和影之间，始终戏比影大。在《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十五贯》这些电影里，摄影机严格跟着唱腔走，景别怎么办？近景镜头里，演员近旁的桌椅器物是写实的，镜头拉远，中景往后，仍是舞台风的手绘背景画。电影面对戏曲，试图向故事片倾斜，又维持克制，戏曲电影默认的铁律是视听服从表演的韵致。

到了郑大圣导演《廉吏于成龙》时，他不甘心影像止于戏曲的文献记录，想更多发挥电影的特性，为影像表述争取自由度。最终的策略是拍摄“扮演的过程”：拍摄摄影棚，拍摄演员进入假定的空间，借着不断的“穿帮”，对“影”和“戏”阐发思考。这是严肃的艺术电影的思路。

以粤剧表演创造“吸引力电影”的奇观

《白蛇传·情》的大胆尝试在于，它不用电影的“实”迁就戏曲的“虚”，也不用电影的“实”探究戏曲的“虚”，而是淡化“虚”“实”的落差，以粤剧的表演创造“吸引力电影”的奇观，呈现出更容易有观众缘的歌舞片风貌。

如果说1960年的《游园惊梦》制造的观感是在弥补观众无法在剧场里看到梅兰芳表演的遗憾，《白蛇传·情》很有勇气地改变思路，即便延用折子戏串演的结构，但电影的视听和剧场观看是截然两种感受。比如游湖情定的段落，生旦对唱传递着绮丽旖旎的爱情意象，演员细腻的演唱和默契的身段配合，用舞台修辞和技艺传递爱的氛围，让观众“意会”激烈的心理感受。电影里，导演并没有很依赖“表演”，也没有严格地按照音乐和锣鼓点来安排剪辑点，反而是引入情感浓烈的视线剪辑，生旦在片刻间忘记他们所在的情境而进入意乱神迷的画面，用纯粹视听的方式把需要观众“意会”的内容很直观地呈现了。这种处理方式似乎也没有破坏粤剧的表演，流畅的转场烘托得戏曲的身体表演赏心悦目，成就了很有韵致的视听表达，这是电影的趣味。

《白蛇传·情》是部留了颇多遗憾的电影，比如剧作没有停留在《断桥》的开放性时刻，牵强地用“天道镇压白娘子”完成仓促的戏剧闭环；有限的预算让若干段落的完成度显得力不从心。无论电影或戏曲层面，它都不是一部很有艺术野心的作品，但恰恰是它的通俗和欢娱的可看性，让人看到电影也许仍可能把已不是流行文化的戏曲带回更多人的视野。